

陪你游甘肃

在德格博得玛，我读懂了鸟

◎韩晓红

博得玛，藏语意为耸立的高山，山境内有凸出的小山包，故名。

德格博得玛是鸟的家园。博得玛村，一个高原小村，一个多种鸟栖居的圣地。

这是第二次走进博得玛，面上说是工作，确切地说是与鸟的这份私缘。

一只全身白色羽毛的鸟距离我很近，让我近距离阅读了她的眼瞳：温馨与沉静。尤其眼里的那一点黑，更是摄人心魄，那里蓄积的竟然是世间的美丽！

一片洁白的云朵，在蓝天里舒展着身姿；一只洁白羽毛的鸟，在博得玛村书写着一个博大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就是博得玛村人的智慧。天上洁白的云朵，与地上的白色羽毛遥相呼应，令我们不仅欣赏到了白云柔和的身姿，更感悟到了白色羽毛的浪漫与潇洒。

是啊，这样的关于洁白的话题透视在人的灵魂里，无疑是一种美好、一种浪漫、一种奢侈。

云朵与羽毛，展示出洁白的风姿，人生活中，自然会融入其中，从中生发出深邃的哲学思考，生发出众多的意境与主题。

那一群鸟仿佛是在仗仗表演一样，嘎嘎地展翅翱翔，牵引着我的目光逐渐仰视，竟然在我的视野里开满圣洁的芬芳。

那一群鸟仿佛在叙述着一个话题，把身影叠入蓝天里的白云，白云因白色羽毛的鸟而显得高远，白色羽毛因高远的白云而显得亲近。

顿悟：人与自然是多么美好！

这是另一种鸟，身子比前一种鸟略显娇小一些，依然是白色羽毛。我疑惑这一身的白色羽毛究竟是怎样的含义，是诗人意境里的敞亮，还是哲学家眼里的纯净？是自然界的深情表达，还是心灵世界的高洁？是自然与时光的混血儿，还是大地与天空的使者？总之，鸟的羽毛白得白得，简直就是一束光焰直入人的思想，把一汪浪漫与静谧植入人的情怀。

芦花白，芦花美

◎董全云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追过山，追过水，花飞为了谁……”每次听到这首《芦花》的歌曲，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桑园的葫芦寺高山上那片一望无垠的芦苇荡。

《诗经》中著名的《蒹葭》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青青芦苇、苍苍芦花、茫茫霜露，渲染出心中美丽的“伊人”那独特立行、高标俊逸的风姿。

芦花之美，美在它的清静清逸与清寒。中唐诗人雍裕之说：“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夹岸连片的芦花随风飘摇，摇成了朵朵洁白的浪花。皎皎明月下，如银似雪，浑然一体，茫茫苍苍，分辨不出哪儿是渔家了。南宋的戴复古在落日的余晖里临水远眺，不由感慨道：“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寒烟弥漫，日已偏西。这十分的秋色无人看管啊，其中一半属于芦花，一半属于蓼花。

远处的山，寂静的旷野，全都如这纷飞

我站在博得玛村口，静静地思考，有时竟然浮现这样的白，可否是时光凋零的霜的痕迹？可否是博得玛人依恋的洁白哈达的缩影？可否是博得玛人拥有的深邃而温暖的思想？可否是英雄格萨尔奉献给世间的史诗的真理？

这又是一种鸟，通身如墨，往草地上一站，简直就是画家笔直而厚重的笔触，在画纸上顿下一团墨迹。这样的黑色，竟然与白色，形成两道迥然各异的风采，令人情不自禁地生发出对鸟的倾慕，对鸟的敬畏。

羽毛颜色各异，而眼瞳则惊人地相似，似乎蕴涵着同样的内涵、同样的思考、同样的喜怒，这只是我的猜测，有可能全然不同。

总之，黑色与白色，应该是两大主题。

令我洞开心扉的是这种黑鸟的啼鸣声，那一声声节奏感极强的声音，宛如一位琴瑟高手弹奏出的音律，清脆的音质简直就是在演绎世间万物生存的重大命题。啼鸣声入耳，令人想起远行游子临别时的母亲的叮嘱，爱意浓郁。

当一群鸟齐鸣的时候，那雄浑清脆的声音宛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轰鸣，足以震撼人的情怀，足以令人为之倾倒、为之感奋。而当一只鸟独鸣时，那声音声若丝，宛如深谷里的葫芦丝音律，轻柔而清晰，令人想起闺中女人，依栏送别爱人远行的凄楚场景，以及丝丝哽咽。间或令人想起空山里的仙风道骨。

有一种鸟身披深灰色羽毛，不，那简直就是麻布衫。形似我记忆里家乡的叫麻雀的鸟。

熟悉的身影牵扯出我久储于怀的乡情，那神态、那眼瞳，越发令我感到熟悉与亲近，这不会就是家乡迁徙而来的那些鸟吧？

清脆而有些零乱的叫声，似乎零零星星地撒满了乡音，撩拨着游子久违的情怀，那有些生涩的话语，似乎还有着家乡湖畔柳枝袅袅柔姿。

这些鸟在我的四周跳来跳去，逼得我不得不背过身去，擦拭念乡的泪痕，尤其这些小精灵与我的亲近，时时抛出的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刺得我内心一阵阵发痒。

那一道道眼神，抑或是在声声追问，追问我

花絮，没有禁锢，全都释怀。此时，如果有人高声放歌一定会带起漫天芦花白色的絮语。

偶尔几只小鸟飞过，清脆的鸟鸣，回响在蓝色碧空和从流苏般的芦苇花间。芦苇随意散布在湖畔沟沿，不用沃土肥田，一份肆意流淌蔓延的绿色，轻易就抓住了人们的视线。深秋寒意渐浓，芦穗变白，大片大片的芦花成为秋天最美的油画。

芦花默默散落栖息在这深山，无怨无悔，傲然挺立。看上去纤细柔弱单薄，天生质朴，不择环境而生，不惧风雨而立，不逐名利而淡，不妖蔓而柔，脆弱里孕育刚毅，瘦瘦的筋骨把诗意的生命支撑。密密匝匝的芦苇将旷野的旷凉和宁静凝成沉默和坚强，从而使萧瑟的秋意更显得苍凉永恒和悲壮。

芦苇沐浴在阳光里，望去是一片耀眼的银白，只是多了几分豪迈和萧瑟。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一排排，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厚实或单薄的白色芦花披上一层的绒毛，随风尽情摇曳起舞，一阵风抚过，星星点点，从

持久不归的疏忽，追问我是不是忘却了故乡的烟雨，追问我是不是忘却了故乡的石板小径。

这些懂事的小鸟，唤醒了我为生谨记的归乡的路。

突然有鸟盘旋，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燕子。我想起我家曾有过的燕巢，想起了故乡那勤劳不已的燕子垒巢穴的身影，想起燕子衔回虫子放入雏燕嘴里的情形。

燕子不仅有看世永恒母爱，燕子还是裁剪诗句的能手。燕之尖喙，呢喃声声，熟悉又久违，牵扯出我难耐的乡愁。

燕之身影，矫健灵巧，盘旋俯冲，勾勒出高山流水的轮廓，荡漾出清丽浪漫的图景。

燕之熟悉，在我的情怀里叠进信笺，叠进牵挂与问候。

一道春光，导引着我匆匆返乡的欲望。我轻盈的步履，已经迈入屋檐下的泥巢，呼吸到一阵阵温馨，一道道大爱，一缕缕温暖人心的香甜……

在博得玛村口，我与一群喜鹊相遇。

精神为之振，一度的相思，一度的沉郁，艳遇喜鹊，就是一次精神的救赎，就是一汪情感的新生。

高原雨不期而至，热情的博得玛村民为我举起了雨伞，而我正惊喜于与雨水的相拥而对话。我喜欢高原雨的率直，噼里啪啦，豪爽而直接，没有江南雨那样的缠绵。

那些鸟仿佛洞悉我的情怀，在野地里享受着与雨的交情，不时抖动羽翅，活泼可爱。

我注视着这些鸟儿，仿佛聆听到了这些精灵吟唱出的古朴谣曲，仿佛阅读到鸟儿们情怀中雨的节奏感极强的话语。

高原就是高原，不多久，阳光就从雨中脱颖而出，歌唱着阵阵暖意。活蹦乱跳的鸟儿也和我们一起，享受着浙浙的雨滴在阳光下收敛的温馨，享受着青枝绿叶在阳光下演绎的片片青嫩惊喜。

我放眼远望，芦苇深处，一只灰色的鸟雀，正带着羽翼初丰的幼鸟彷徨在芦苇荡的边缘。幼鸟抓在倾斜的芦苇上，风中的芦苇不停地摇荡，小鸟惊慌失措地拍打着翅膀，叽叽喳喳地叫着。老鸟在旁边跳来跳去，振翅飞起，再次回来，不停地鼓励引导着它，必须在初冬到来之前，勇敢地迈出生命中最关键的一步：学会飞翔，飞向高空。

我忽然想起我小时父亲带我学骑自行车的模样，那时的父亲同样教我勇敢前行，排除恐惧，一次次地摔倒，他扶我勇敢地爬起。我每次摔倒，总是父亲及时伸手扶住我倾斜的车子，鼓励我重新跨上自行车上路，直到目送我自己骑上自行车驶向远方，渐渐走出他的视线。

我正沉浸在往事，抬头再看这对鸟雀父子，一眨眼已相携飞过芦苇荡的对岸，我知道它们的翅膀下，藏着同我一样的远方。秋风里白色的芦苇花在风中飒飒摇曳，似是它们鼓掌起舞。

的孤独感。

而在另一面，冬天的雄浑之美也常常被诗人所描绘。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为我们展现了北国风光的磅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雪，在这里不再是轻柔的点缀，而是一种奔涌的力量，仿佛天地在瞬间归于白色的狂潮。诗中的冬景壮丽无比，充满了力量感和肃穆感，正是这幅天地大雪的画卷，映照出诗人内心的辽阔与豪迈。

冬在古诗词中，不仅是寒冷与萧瑟的季节，它更是一种沉静的美学，一种在寒冷中孕育出的精神力量。梅花在风雪中自开自落，渔翁独钓寒江，诗人们在冬的冷峻下找到了生命中的那一抹温暖与坚韧。正是这份在冰雪中孕育出的力量，才让冬天成为了诗人寄托情感与哲理的永恒主题。

冬，并非终结，它是轮回的一部分，孕育着新的希望与生机。正如古诗词中的冬景，虽冷清，却始终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量，在万物寂静中等待着春风的吹拂。

扎溪卡的吟唱

◎龚雪梅

11月，已立冬
扎溪卡的天已经很凉了
到了夜晚寒意愈浓
雪，覆盖了回城的垭口
她似乎变得更远
整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是这片土地外来干部共同的经历
每个人或为了生活或为了爱情
在最初的时候

随着时光流逝
慢慢所有的匆忙渐渐变成习惯
坚守，就成了另一种热爱
我和我爱人的父亲便是
来了就未曾离去

七月的碧海连垠
九月的银海茫茫
秋草很黄，夏花很红，冬雪很白
像画家的调色盘
在季节更迭中勾勒独属于她的故事

春总是在冬的雪中悄然而至
这里只有两个季节
冬季或者大约在冬季
可每个季节的她
有独特的属于她的美
热烈且粗犷

扎溪卡的风抚摸着千年的摩崖石刻
在山壑里湍急的河边低语
她的故事从未停息
天很宽，很近
草很绿，很远
所有驰骋的马儿都在告诉你
在历史的长河里她从未停歇
她在用她的方式诉说着
这个部落的故事

从前，现在，未来
河滩边的黄鸭
山顶飘扬的经幡
总会萦绕在梦里无数遍
爱，从未消失
就像黑帐篷飘出的炊烟
周而复始
是扎溪卡清晨最美的样子
像一碗酥油茶的醇厚
浓郁而沁心
是一生的牵绊
你和我
只是这宏大画卷中微小的一笔
炽热且勇敢
河流的歌声在夜空中回响
翻滚着的浪花在山谷间吟唱
扎溪卡
心靠岸的地方

古诗词里觅冬意

◎杨兴杰

冬天的寂寥，成了诗人情感的放大镜，思念的长流在这凛冽的风雪中愈发深沉。冬季，在古典诗词的境界里，仿佛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一曲无声的悲歌。它带着万物的寂寥与冷冽，似一幅从天际缓缓展开的白色卷轴，充满着深沉与厚重的韵味。

雪，成为冬的精灵，从天空中如星辰般洒落，轻轻掩盖了世间的喧嚣与尘埃，甚至连时光都在这片洁白中凝结了下来。古诗词中，那飘扬的雪花不仅仅是寒冷的象征，更是精神的寄托，它承载着诗人心中的孤独、坚韧和超然的生命哲思。

白居易在《夜雪》中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将冬夜的宁静与寒冷推至读者眼前：“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窗外的雪，在无声中掩去了尘世的喧嚣，只有那偶然折断的竹枝，在寂静中提醒着诗人：这世间的冷峻，往往在不经意间便会压倒一切。然而，正是这无声的力量，让冬天的雪显得格外肃穆，仿佛连时间都在它的笼罩下

变得缓慢起来。雪，带来了沉默中的厚重，却也让人感悟到，那压断竹枝的力量背后，隐藏的是无法言喻的寂寞。

然而，梅花却是这片白色中的一抹生机。王安石的《梅花》一诗中，梅花独自凌寒而开，似乎是在对抗冬天的沉默：“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在这片白雪皑皑的天地间，梅花的幽香成了唯一的声响，它没有因为严寒而退缩，反而在寒冬中绽放出了最深沉的美丽。这是一种孤高的美，像是在诉说着人生中的坚韧与不屈。冬天在诗人笔下，不再仅仅是严酷的考验，而是象征着一种从容与坚守，正如梅花般，在最困境中也能自持淡然，散发出独有的芬芳。

杜甫的《冬日怀李白》同样将冬的孤寂与思念融合在一起。时间似乎在冬天里被无限拉长，故友远在天边，岁月的无情与离别的悲凉在冬日的寒冷中愈发沉重。这不仅是季节的寒意，更是一种无可言说的心境。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奈与对友情的渴望交织在一起

